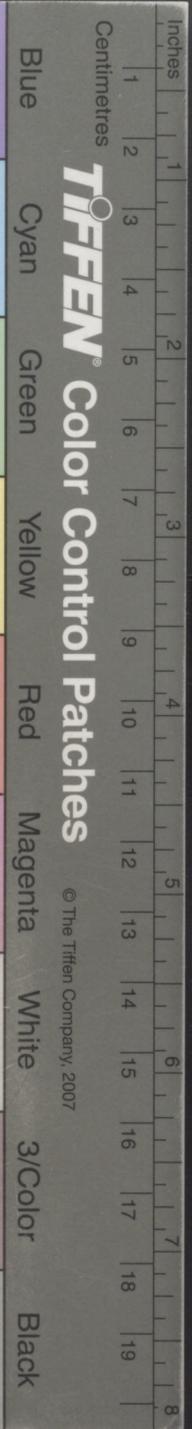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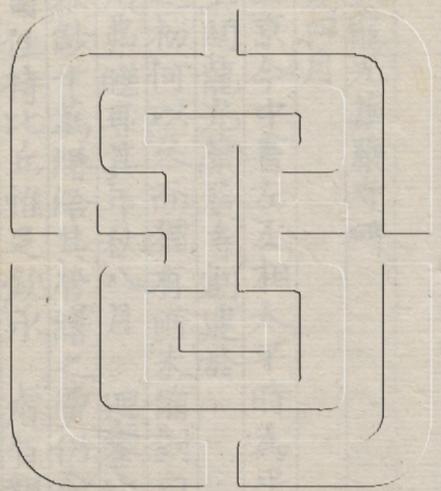
1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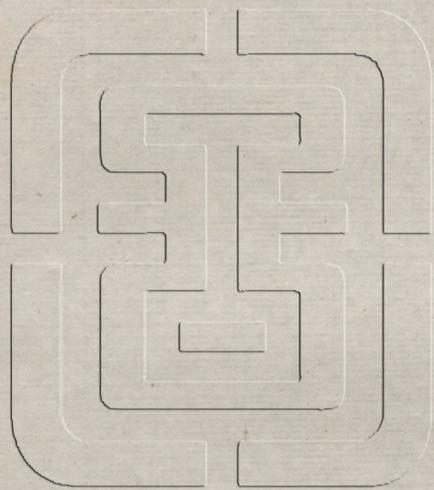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八

續藁五

碑文

上都大龍光華嚴寺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

天子時巡上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時為平章政事一日入奏于便殿上問龍光華嚴寺創建於

世祖踐阼之初何以久而猶有所未備對曰此無它由其後殷費鉅而財用弗繼耳其年秋八月迴鑾次三十里店諭

旨中書賜以鈔十萬緡給其營繕之費仍令寺僧護視屬役勿以護于有司任持比丘惟足欽承睿旨親率其徒鳩材僱工餼日庀事經畫指授而程督相勞之靡敢弗虔輪奐之美丹碧交輝寶幡華座嚴奉如式在其教所宜有者纖悉完具明年秋

八月 大駕南還復至三十里店丞相以訖後聞請 勅詞臣
著于石章以紀成績 制曰可事下翰林以命臣潛臣潛謹按
惟足所述事狀

世祖皇帝始在潛邸駐軍和林念 國家龍興朔漠奄有萬邦
聲教所覃地大且遠會朝展親奉貢述職道里宜均爰相地于
桓州東灤河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良二隅造兩佛
刹曰大乾元寺曰大龍光華嚴寺龍光華嚴則以傳菩提達摩
之學者居之

世祖正位宸極采古者兩京之制 詔以大興為大都開平為
上都鈞天帝所上應紫微羽衛句陳周廬千列而茲寺尚仍其
舊未有所改作

仁宗在東宮躬戾其宇下左右顧瞻懼弗稱

世祖致崇極於覺皇之意俾有司斤而大之

英宗嗣位萬幾之暇數嘗臨幸謂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因感異夢而迎致于茲命於故大殿之南別作前殿以
妥奉焉且賜以吳中土腴之田一萬畝使贍其衆然自經始以
來更涉累朝歷九十餘年逮

今天子特軫 聖情圖終 先志乃克因舊為新而訖考其成
帝力所加固非一朝一夕之積其成之也蓋自有時夫豈偶然
哉寺之開山初祖曰至溫與故太師劉文正公秉忠友善有志
氣而深於謀畧

世祖甚器重之溫亦傳至維壽以道行文學受知

英宗制授大司徒壽傳弘琛琛傳妙桂今惟足則桂之法嗣也
自報恩來補其處云臣潛竊觀昔之有國家者莫不參用真乘

助宣皇度廣資勝利昭薦國釐故凡赤縣神州必有禪林法窟
我世祖皇帝所以維持億萬年太平之基者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以迄于今扶植而振起之將欲與之相為悠久是誠
不宜無以詔于方來謹序次其本末而為之銘曰
龍岡之原灤水之澣度關而北茲惟天府肇啓

帝京自我

皇祖克宅其中下臨九土金輪既御法幢斯豎普為人天作大
福聚如遊化城共趨寶所沉沉華構奚帝百堵與殿廣堂有楹
惟旅架以虹梁承以龜礎有飛其棖有網其戶廓為夷庭延為
行宇峙為穹門周為邃廡經之營之淳更寒暑聖子神孫續承
遺緒逮今

皇上不忘繼序俯垂清問溫其天語蔽自滌衷便蕃錫予召彼

役徒赴我礮鼓群工薦技風斤月斧金碧焜煌萬目咸觀靈山
一會儼然故宇瞻之在前瑜珈五部玉豪金相如日當午神帝
龍君後先參扈天魔恐怖曰有禦侮棲經于甌縣鍾于虞息有
室廬食有庖廩勝緣畢具宗風載舉增崇上化翕受多祜歲時
省方鳴鑿樹羽宗盟咸皖班行文武企望屬車奔走俯僂大家
右族豪商鉅賈廣衆稠人下及寒窶至景從屢居野處洪纖
高下一雲所兩稽首度門永有依怙於萬斯年奉我
明主詞臣作頌誕告終古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創建承恩閣成使以狀來
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
國家者咸知信嚮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

名山福聚至於遐陬絕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帝力尊崇侈大非它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梁陳唐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考諸傳記所述可見已

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安於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諸官署置十六壇場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遙燭禁庭皇情大悅亟命護送還山仍賜以名香金幣敕行也書宰臣郡長吏增構殿宇高深雄麗視昔加倍四眾莫不抃躍欣慶得未曾有

列聖相承逮

今天子歲時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幾廢今大尉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於是光由平江之開元來補其處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廡殿堂庫庖庖漏之屬且盡復豪家所據諸庄田土園林而資以為奉養者一無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為寺之所有宜有辜已畢具而天使下臨祇肅無所乃出上所賜白金為兩二百市材僦工造傑閣以嚴使命列楹若干架雷若干屋之以間計者七其崇若干尺廣如其崇若干尺脩去其廣若干尺飛椽步簷方櫺曲檻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即其下為傳宗之堂後為方丈之室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貲民不知而官不與焉庀役於九年之冬訖功於十年之春前人未及為而今為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

茲山於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已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所以報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辯讓光之恭敬同出於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者豈直經度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某氏別號雪窓云銘曰

佛之真身徧一切壞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瓶寶篋八萬四千茲惟其一留鎮人間粵自先朝逮今

聖世星軺絡繹香為佛事積有金貝篋有綺繒侑以多儀用薦德馨因果不殊財法交施受用見聞同增福慧大恩莫報

君賜未報荷負有人不敢怠違乃擇嘉辰開寶樓閣熾然建立無作而作華旛珠網像座中嚴龍光下賁人天具瞻三輪既空莫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為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

彌謹其承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諡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旨詢

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尔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招徠之策

以進深契上秉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廼降金虎符授公中

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無提刑按察使仍為御便殿

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為公起舞霑醉而止公既還治閩中

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眷禮有加

擢戶部尚書數奏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

廷辯薄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

夫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
 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母行二十一年春
 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得備一介
 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
 上嘉納之因以公為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為臣他無
 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叅佐數輩奉 詔書以行足矣有
 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條納瑟瑟袍帽鞞馬鞍各一俾丞
 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質京師者公既陛辭以夏四月發慶元
 五月抵耽羅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
 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日本遣來郊
 迎甚設請遂以 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有舉火
 譟謹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覺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携諸孤

既失赴愬 闕下 上聞訃震悼命須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
 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敬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
 南劔路順昌縣尹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
 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畝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
 公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 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
 閩國太夫人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
 上恩侈前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
 像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為宋
 官族高祖諱爵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太保南渡時
 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為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

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信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穎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閩四明辟奉國軍鄴度推官改沁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護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嘗捐和平十二酒庫積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為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未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衆

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改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為諸邑最皇族有縱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叅議官軍帥李詮據城謀為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永嘉復以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又航海去迺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

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扶淮
兵為辭殺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為治後
事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
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
郡民捕其黨悉斬以徇閩生齒數十萬卒賴以完已何而入
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
曰葉氏今閩閩太夫人也其為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
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擲思丹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曰大
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為僧以卒餘
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權中
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卒曰建中從
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質而歸卒于維

楊驛無子以都中之子某為其後曰端中從仕郎尤溪縣尹亦
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
為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
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潛竊惟公之忘身殉國亦
既簡在 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為天所
祐年幾八袞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村猷德望嚮用於
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丸者三公之為臣太夫人之為婦正
議之為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嘗以公
薦為武德將軍管軍摠管公之歿也為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
祠事尤悉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

世祖總攬群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歸護

全閩惟

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繫公是怙弗震弗驚迺疇民庸迺踐朝著迺啓迺沃迺居政路蠡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次于東溟波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颿萬里一息天聲所加咿嗚睢盱鞞橐帙首頰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

寫几几胡蹈大難而以訃聞舍生取義哀動

帝宸疏封進爵易名節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不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宮百世之祀麗牲有碑刻示無止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叅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

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祕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為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安神有什物器備完歲時歲事饋奠惟謹以潘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潘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彊懼伏而盜賊化為良民為御史則抗言

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屬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 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在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關右蔣鐵一以荒政為己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 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為區處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蘇者雖甚眾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 制贈公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瀆國公謚曰文忠 卹典之優異 光帝憫悼深矣公所學務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

荀

仁宗時公居禮部為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為禮書方寸紙令閹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為也所讓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莅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巨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丞文學論議存乎泚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為最久殺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為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遊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旣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為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闕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勅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孰端公歸而止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

大君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寧寬是西顧盡瘁以任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記

丞相真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真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官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

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

明仁殿而退諭

上旨俾臣潛

撰王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

農達世貼睦爾使書于石仍

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

篆題其首而刻焉惟

武宗皇帝皆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衛重

臣久侍帷幄

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勳入秉國鈞

夙興夜寐勤勞

帝室將寘其家于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敵祥

乃以 上所賜官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

有成立為時名臣即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

獻以父老之請為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

中書界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為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

而祠焉其構興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
差迨其訖功 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 詔詞臣歐
陽玄為之記至是別為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
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勲勞則祭於大丞後世之廟廷配
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祧壇墀而祭之後世之羣
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為國故若
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則自莫之無則合於鄰國
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
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才偉略出則膺
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
轉旋闔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宥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
矣文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已任而務
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濟
美象賢位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嘗享祀於廟室豈
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
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潛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
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勲
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
如故追封真寧王謚文忠餘見於前記及 上所賜勲德之碑
者此不具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
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諗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為道院者闕書

堂曰明正且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六晦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有三晦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貲而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

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為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俟弗為動乃賂吏賂侯在告謬為可疑上其事于宣闡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闡復下于郡侯為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

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挂大奸一斥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廩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祇奉 德意幸惠斯文甚厚繫六君子之胄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入傑出其間媿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既為書其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朱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已田百晦代其贖汪公五世孫諠亦以已田三十晦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由鎮為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涖縣事厥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折於郡庠者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為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為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為學官求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為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受其所有以弛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為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

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為同也侯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未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趣而為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為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為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闕寤寐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實

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為言君欣然為輟田之可耕者若干晦山之可樵者若干晦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子文以記之子聞古昔授田達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貧而葺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

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為某官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實其中昔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勳獻共惟

帝臣 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茲其權輿逮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寢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 祖訓著真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

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比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十代之故實去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潛之曾大父左曹公寶志之茲俾潛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潛不得辭也

江淞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為之表悉著其氏名

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淞行中書省莅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廡廈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牘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代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潛叙次梗槩以告來者潛幸嘗以文字為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錄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屍臣碩輔入則保茲

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淞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

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蕃
推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制於柵外事任至重非
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
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令煥然聿新群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
所及咸為之改眎而易聽

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初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
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
極若大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
秘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為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
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繫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
記諫院題名以為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
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

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為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
之可見而已矧今 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
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內成周之三公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
間後先述作之家涵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
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淞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 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
省肇置都司為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眾而任是
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
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莖莖數事而已
位有常負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為
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

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為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實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閱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為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儔功偉烈自見者侈為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潛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潛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

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為之記凡恭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

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街重其事也皆在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脩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脩國史建寧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監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

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冊垂于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後必諏吉視篆于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

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固得右丞相天澤太傅公而下總十有人龍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正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倫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

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為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脩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

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 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

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項因纂脩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

而無常復此建置沿革之大畧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
久未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來
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
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觀其闕文而弗之講乎覽者
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一國家之聲明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
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叅佐具于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夫官師
相規之意焉粵自

世祖皇帝作別都于灤陽一遊一豫無非事者

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
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

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 聖心退則紬繹前聞以待

訪問任重而地親 上所識擢必勲閎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

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

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脩矣

茲不復勦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

所於考焉爾蓋 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

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將

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兼無專

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于
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

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其
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
刻石于廡下未及成而出持聞中部使者節尋復石入叅議中
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潛為之記潛竊惟都司
以彌綸省闈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
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
為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
逮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
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况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
竅號雄緊而百工之事尤為叢處豈它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
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
之選昔人所謂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歆慕而

奮發焉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
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
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為方板而書之
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楚僊護都掌羅鐵木而慮其久或蠹
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
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
右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
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
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

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

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

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

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後於豹尾之中而非若

它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

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作

從可知也自非勲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為眾所嚴憚莫

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

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

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為無窮者固不獨恃

夫金石以為存也請以是為記可乎是歲 乘輿以五月屆灤

陽八月回 鑾十月甲子朔記

八卷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續藁六

記

重脩紹興路儒學記

今上重紀至元之六年幸新庶政博求才望俾牧遠人得南陽

宋公以為紹興路總管紹興古之會府關決趨辦素號叢劇公

承命而至未遑它及首以導揚 德意化民成俗為務下車之

始周視廟學觀其屋室摧圯弗治倉廩枵然貲用單竭惕焉惟

學校之廢是懼亟為貸私錢以具祀事發餘粟以賦祿食其明

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是量入為出而給其經費節縮浮蠹以

資土木之役乃諭士之籍手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義者輸財

薦貸以助其弗繼 日之告掄材庀工自禮殿論堂經閣齋館

周廡重門以至庫庖溷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甓甃

朽漫峻整堅密鬆彤藻績偉麗顯嚴綽以脩垣而植表通衢之東西曰文明坊公於程督勸相不憚其煩前後交贊之者教授曾君汝巽徐君霖愷直學韓臨之也其又明年春甫告訖功而公去為山東轉運使郡人夏君泰亨時教授杭學謂公之嘉惠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來奉事狀屬潛書于貞石潛忝以非才預聞學政誼不敢辯竊惟一國家臣一字內弛武而隆文由師達于郡邑海隅微塞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二千石為之師帥德至渥也顧其廢興靡常或彌久而益振或寢就衰落而不支特係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否耳茲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徙真今所三易州將乃克大備我朝至元二十又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保以歷歲既深其敝已極不宜苟簡架漏徒為具文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

元蘇公炳間嘗地營葺之功未幾輒壞逮公遂斥大其規制因舊以為新將使儒服粗豆之事永有賴以不墜其仰體上意之所嚮而悉心殫力於職分之當為可書也已昔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士木之美畧而弗著第稱之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繼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士木一新矣游於斯息於斯而能充類致思日新其德則公之德衣被於後人良未艾也請以是諗于同志併書而刻諸公名文瓚字子璋陪台垣儀憲府踐啟滋文其為郡多善政非學校所關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於縣西尋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學而規制寢制逮入

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閤始盡撤而新之與殿遠廡夷庭穹門崇高修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而勢甚正而地脈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棟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工後來閤有不為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願假術者之言以為解閤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王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泚事展謁而退規斯堂之墜茨不施故仄敞漏殆將覆歷問其故而為之太息亟令鳩財僱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勿具朽壤甃甃必堅必良棟采豐碩樞檻顯敞飛椽步簷周於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漬於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爭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

壤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為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如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為名縣具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篋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聞窳窳幾若向之有廟而無學何以廣教道稱止旨哉宜乎周侯鯁鯁焉致其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理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潛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為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潛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顛末

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為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初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似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貧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恒產以為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

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為二俾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稅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

富春山庀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葢脩游息於斯碩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閻爾仕于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茲郡云

婺州路重建府治記

婺為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為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

南之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所領為司縣者七為州者一以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縣非帥臣則部使者以為治所府署僅寓故西倅廳之兌契局後稍徙於其西二十步歷歲滋多而繕治弗繼復就推剝經歷元君某以為久必益壞且其制度褊陋非所以昭等威蒞衆庶也謀撤而新之達魯花赤某公同知府事某公因諉公總其役事於是諏日之吉徵材庀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十尺而崇稱之門廡堂室為屋以間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舊者四之一其宏敞嚴邃則視昔為有加經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有二月凡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規運子錢而公私不與焉蓋是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欺遇事以勤而無所憚用克底于有成抑亦賢守倅能虛已以聽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得

以畢智殫慮而不愆十素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不可使掩抑而弗著命刻諸石用昭示于永久以潛受屢屬邑或者能述其構興之顛末乃以書來俾記之昔者魯脩闕宮詩人頌之曰奚斯所作紀其實也作官者奚斯而奚斯不專其美故序詩者又以為頌僖公也潛庸敢竊取詩人之旨與序詩者之意誦元君之勞而推及守倅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之功不啻如已出汲汲焉圖表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我為間又嗣為政者所宜取法也輒併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

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藩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畿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庫仄下陋歲久且就圯丞取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間者五而如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勤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

貴而無春秋之讒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畧也

義烏縣尉司記

清江周侯為義烏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因成來屬以記按圖志縣故有尉廨國朝至元間以為僊館而未及改築間嘗寓治縣之東廳終不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立官署于金華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或言其地不利廢為荆棘之場垂三十年領尉事者猷民屋以居而莅治靡有定所吏抱文書往來閔白恒以宣泄為虞官兵散處閭巷阡陌間猝有呼調輒爽於期會愚民起而為盜事覺坐逮無所棲寘昏暮乘間竊出人尤患苦之周侯詢知其然謂是不可緩亟捐俸以倡興作尉刺馬丹尋輟俸為之繼且躬任其役縣民樂周侯之

廉介而無取仁恕而有容者亦顧市材甃募匠傭以效其愛助之意乃誣日之吉徙郵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右增拓舊址建廳軒門廡為屋以間計者總十有五自庀事至訖功凡五浹旬蓋周侯之下車甫十閱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為職主於求盜而不能教民不為盜其為盜與否視縣政得失何如耳方今國家承平治化流洽周侯膺百里之寄又以豈弟之政撫摩其凋瘵督察茲惡驅而歸於善良椎埋搏掩之風日以衰息民安其業而事益不至於尉之廷其庇庥所及非徒循故事設官府俾寮佐得以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覩召伯所舍之樹猶望其勿剪勿伐以修無窮之思翰奐之美居處攸寧不止於所舍之樹而已後之君子覽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周侯之德庶幾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強字剛善以文學政事

知名於時它可稱道而不係於茲後者未暇殫述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
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
寓舍以為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
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
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素不足
則其吏士洎鄉之人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
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誣日之吉入據廳事
而休吏士于旁舍廼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
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
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眎尉難

矣矧處為山郡而介于旣越

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遠牙分間以
治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推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
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道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
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抱鼓不驚而田里
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
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
之功而已世恒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
媿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讒也君名自
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重脩廣濟庫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洽治其地仍即其帑藏置

廣濟庫以隸焉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
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呵護惟謹至正元年夏四月乙未
庫東南一里所細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吏舍衛
卒所廬至于神祠盡毀平章政事光祿公躬率僚屬督視救止
之寶庫及它教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叅知政事道同中奉
公謂興壞起廢莫先於此宜有所改作以絕非虞故丞相儀同
公適被

上旨出臨江浙允協其議爰俾照磨文林郎孫三寶都鎮撫脫
脫度其形便以圖來上詠辰屬役因以孫君領其要按圖改作
焉先是貢輸始至皆暫寓于行廊必文移已具遣官監臨乃以
入于內庫奸利之弊日滋且其飛輿步欄參差交錯遺燎所由
及也遂於內庫門之西增勦教屋十有六以候貢輸之至中設

架閣庫以度簿書其東則為相府之行署與兌庫者之治辭
舊址立祠以奉倉史之神處衛卒於外門之左右而稍更定
位置撤寶庫之前軒及教屋之行廊而悉易以方亭銅鐵為牆
壘甃為墉中闢大門而四旁繪以脩垣亦如之鑿三池潴水環
於其後周防備盡前所未有孫君述其顛末以授潛俾為之記
潛竊惟昔之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
聚于諸省大江以南為行省者三而土產之豐無踰於江浙歲
所入泉幣金玉織文它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
厚所繫為甚大在禮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廩庫先於居室釋之
者曰重國用也今茲火之所燬故宇當復者幾區宰執大臣知
國用之為重而先其所急察屬執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
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美而已庀材僦功之目公牘詳焉

此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恭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閭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兩施材甃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棧木以疎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後屬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

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焉事聞于府府土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月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審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陸其下為門如半月以醜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分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遠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願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家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責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瀕谿為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短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成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刺解金吾公為移閩閩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築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為兩隄中為十一頓凡頓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楸而刻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

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眾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芻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有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為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為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役異

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起者符下龍公首罄衣孟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今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未躬涖賤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憲佐及所部吏民仗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彈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頭悉完頭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安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為之記古者以夏正之九月

成徒杠十月成輿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溯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役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每歲之常事所可繫論夫何以措其誦羨之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叙役要而不及其它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潛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谿水逕闕闡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為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頒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遽之往來率由乎

是為長吏者曷敢弗謹廼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為橋其脩六十尺而其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諭曰吾罪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願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繁勤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達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宣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為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發州路新城記

發在吳為東陽郡在梁為金華郡隋肇置發州 國朝卽州達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初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為門十有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闈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顧以承平滋久執事者習於困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假擾而旁州比縣民譌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

害併下其事于帥聞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
實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
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
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不花亟謀
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為已
貴而不敢後爰頒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
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
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庶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
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壕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
勤而諉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
錢為僦直募間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䟽鑿而濬滌
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

奏差錢元丘岳與本路總管府判官周九鼎及颯州路青田縣
尹葉伯顏等相繼總其工程而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知
事某官某君某繼至副使公藉其扶助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
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
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則昔之所無
也七門並啓扁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甕石為路脩
與城等索甕為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
于雉堞之間者三千有六以嚴徽巡其南因大溪以為險北東
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
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踏以玉鈞橋過以三石壩壤高水絕則列
樹七星椿以防其空鄰屋于壕壑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
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

月乙酉積日為百有七壕之後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為而忘其勞陳侯使叙次顛末以授潛曰具為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潛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莅發為會府民物萃聚殷盛叢劇徹戒無虞而陰消潛弭姦覩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抱鼓相聞而發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閒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為垣墉士氣為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為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為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州縣分領其役者蘭溪

知州唐棣判官許文儼金華達魯花赤阿速台尹徐允益東陽丞蔣受益把札普化義烏尹周思恭丞小雲失帖木兒永康主簿李煦武義尹郭斌主簿陳以威浦江主簿暗都刺攝錄事司官楊仁張仁府僚主文墨書其後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紹興路新城記

皇元建極四方攸同文恬武嬉踰七十載愚眊無知因乘間竊出而弄潢池之兵葦中游魚尚假息於海瀕封豕長蛇荐肆食於河洛重山浚谷野林荒墟蠡屯蠹聚之輩徃徃相挺而起蔓延及於杭城而官府邑屋之盛麗陸海珎異之富饒一夕而燼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十日也紹興故越地杭越相距百里而近謠言相驚人不自保扶携而去閭井為空御史檄浙東廉訪司

分臨坐鎮之於是僉事禿滿帖穆爾朝列公乘傳星馳而至時鄰境之遺孽猶未盡殄公亟募義勇民丁佐官軍扼其要衝以遏其奔突招集流散復業者一萬五千餘家士氣旣充民心亦寧而未有以為藩籬之固公首輟俸貲倡衆大治其羅城聞者咸歡趨之城之周迴四十五里度其當倣築者四千五百二十丈六尺九寸賦於有田之家俾隨苗稅之高下而致其力相城基之存否而以一丈為率糧至二十石則使因舊而繕完糧至四十八石六斗則使圍新而興作糧不滿三石則令助其費每民田一畝出鈔以錢計者三緡官田則減於民田而出其三之一無田者則令傭工就食而仍給其直城之址厚四尋去其厚尋有四尺以為城身之高去其高七尺以為城面之廣身與面俱帖以石而橐斃四尺以為女墻下設戍屋五區上設巡鋪一百

二十五座夾城內外濱濠有路以通騎士之往來其內有慢坡以便邏卒之登降為門者五為水門者六皆錮以鐵而水門之下半為鐵窻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甕城抱其外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架石為洞高尋有六尺水門亦如之上各有樓又建望亭及發號之廳於城北隅之戴山公以門之舊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瑞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東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北曰泰安而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是年秋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旣令州縣專官庀其役復命總管府判官李若愚推官錢德誠錄事判官瞿榮智為總制官以受役要而判官高明推官馮某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解

郭墳奏差張與義則巡察其勤惰而勸勞之今達魯花赤伯篤魯丁正議公初涖郡政未遑它及獨於茲後尤盡心焉謂不可無以序其成績告于後人爰命儒學教授杜易狀其實而屬潛以記潛竊惟越於三代為建國東漢立會稽郡包跨二浙七閩之境而提封益廣唐以越為浙江東道節度使治所後改置觀察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是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強城池之嚴邃悉與之稱而其地東奄溟海西界濤江南巒北阜環拱森列山川形勝千古十日綱繆牖戶人事聿新今之為郡雖同於支屬風紀之司則異時觀察使之任也持節所屆左控右引事權合一脉絡貫通風采振揚方面增重隱然有不可犯之勢而斯人之類莫不倚為磐石之安豈非金湯之大者乎凡所可記不止於平板輪程土物議遠邇揣厚薄量功命日而已庸弗

辭而為書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温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為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為市區百貨所萃屢氓賈豎咸附趨之江澗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為石路外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逼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益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役於

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
汝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枘施其
上內攢眾木圍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
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歌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
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
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佺來佺記其歲月潛惟
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叙次梗槩不
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為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
人徐暗實為之記暗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表聘儒記江山之
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

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
騁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
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
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儻人某家于蘭谿既與州
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其歲月
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已雖異其為
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
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
有止也庸附見暗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卿娶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
歿而為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

靈者初封詰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為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于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為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為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眾為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夫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為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徽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潛由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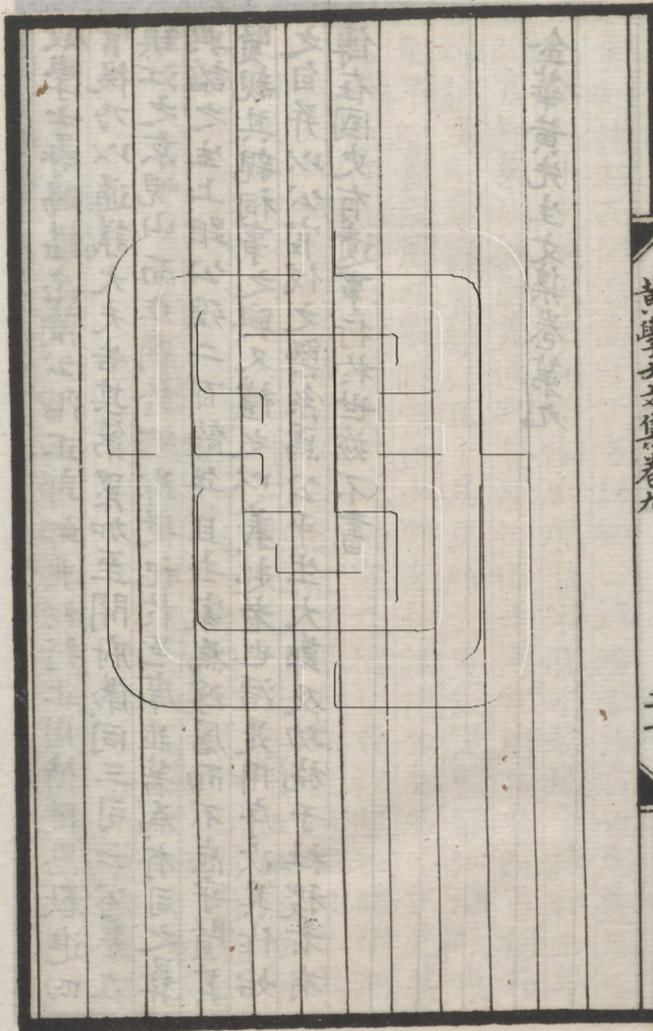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建事三朝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厯踐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寶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畀之使刻諸石且為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下方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發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實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鍾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以寺僧曰直曰謚寶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寐謚今以甲乙之傳嗣為任持爰覈衣孟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

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為義烏人
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
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
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
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
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
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
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
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
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
中原之事時宰忠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
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文

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
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
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從祀於邑庠並著為有司之彝
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為浮屠而不忘乎賢其
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
之自并以公官伐之緊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記

新城縣學大成殿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續纂七

新城縣有學助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
 間縣令耿君秉所建也繼耿君者劉君景脩謝君夢生張君德
 遠皆嘗繕葺之逮 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矣縣尹魏
 君榮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營其齋廬門廡而止仍紀至
 元之六年今達魯花赤來蒞縣事下車之初展謁于先聖視其
 棟宇摧敝支柱架漏垂將覆壓大懼無以庇俎豆毅然以興造
 為己責遂綴俸資用為衆倡官僚佐吏咸樂相其役有力而好
 事之家欣助恐後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斥大舊規如其廣者
 四尋增其崇者一仞龍斷藻繪悉中法式儀象有嚴器服畢具

以至正元年夏五月始事秋八月訖功其月上丁釋奠于新廟諸生駿奔執事惟謹邑里秀民嚮慕就列靡不觀感興起而相與詠歌賢侯之德非直土木之壯麗足為夸美也竊惟古者有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皆得廟祭孔子為先聖其後學之廢興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令莫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城在唐已先有學歷五季而獨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承平寔久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斯大備有土有人者能汲汲致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也已是役也教諭苗耆孫實身任之而俾士人馬章總其役費之出納會有詔遵舊典用科目收天下士章充賦而來首取鄉薦為言詩者第一耆孫既馳書來謁說且謂章之策名有司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牽聯得書嗚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

位天地育萬物皆士之分也文運初復禮殿聿新仰瞻眸容如親薰爇勿忘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庶幾不負賢侯風厲作成之意矣同志之士尚無忽諸達魯花赤唐兀氏名天祐泰定元年進士也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為務勒獲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簋豆登壘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

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為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暮月而庭無滯訟茲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兩重為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字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

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領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物器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之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為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遠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為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宣弗講至正元年夏四

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為士者百家為
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為之惕然與寮
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
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
導和不和不足為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之
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
徒指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為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
君乃為考其數度齊量範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
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瑟琴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
指畫而為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
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
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

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
可不謂知兩本乎諸君子從侯脩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
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
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
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
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恠迂鄙野而
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
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
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
唐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

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 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溥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童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為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畜於此非所以欽承

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眾而改作焉中為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

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為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田記

延祐五年知鹽官州張侯克明以部使者北臯張公之命肇建三皇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為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縣簿因諉以替其役明年殿成而侯以秩滿去泰定元年方侯存心繼知是州乃克施乘章以嚴像設尋增創東西廡及儀門後改號其州曰海寧而李侯愨以至元某年來知州事又為圖從祀造禮器遷櫺星門前臨通衢右廟而左學齋廡庖舍次第

畢完今知州張侯光祖蒞事之又明年至正二年也以政理之暇周視其所缺自兩廡三門屬于通衢悉加以陶甃疏水為池而環以石隄藻飾華好內外聿新士民靡不瞻仰歎息願獨未有田以供粢盛酒醴取具臨時幾於苟簡侯謂是非所以崇典祀其年春三月歲事而退爰集僚佐共報俸貲以為衆倡俾醫學正胡某陰陽學錄許某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陽者三百家合錢若干緡購民田若干畝有時載以兩青冊留其一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即廟置倉儲歲入以給祀事有餘則以待營葺之須不得輒移為它用凡出納必白於長官之主領學事者侯欲使後人守其要東求久而弗廢來徵文以記之謹按宋元嘉中醫始有學唐天寶間三皇始有廟學不附於廟而廟不出於京師醫鍼按摩呪禁之師生並隸於太常而享

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掌於禮部歷五季逮宋莫之有改也我朝言醫及陰陽者乃原其所自推三皇以為先聖天下郡邑咸得通祀焉蓋振古未及行之曠典乃今而舉之土木之役固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學之事斯為大備侯之垂意於此則已勤矣若夫三聖人之道既非一藝可以名言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為報稱茲不敢復贊以一辭也姑叙其建置之始未及其成規而為之記用告于嗣為政者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為行都士之所聚為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迫庫陋頽出它州郡下擔登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為外藩 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

時廟學悉泐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
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
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
前列屋為間者五而後為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叅政文
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為高閣以藏書榜其額曰尊經者

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
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
性兩齋以營學官解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
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
勢前阻達路後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
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燦及殿檐而止持正賓
賢宗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北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

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
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俾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為副提
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庀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
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為己任謝君亦克併志
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徙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為屋掖其兩旁而
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葦石刻置
閣之北數百步而為亭以覆之殿廬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
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什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蝕者
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甃堂涂自
門屬於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為錢若干緡為米若干石
悉出於瞻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為士者亦無所與始
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

師屬潛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含舊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兩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旣序其工役之繁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為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特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

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東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撰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道子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郊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人有門塾以任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惓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旣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倣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

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褒美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徧於天下書院之創置亦日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輟良田以豐廩

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於四方既奉瀛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凡尸而祝之者非其仕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從游三千速肖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寥寥千載莫有能表顯之者州故為縣時孫公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官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及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為專祠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闢論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君既贍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益畀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匱乏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得以葺脩游息於其間爰狀其實

屬潛記之潛竊觀孫公舉曠古之缺典意甚美而為事簡略特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曹君乃能不爱其所有而汲汲焉致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育人材之責亦古所無願欲以潛之蒙陋嗣為之記而自附於朱子之末安敢犯是不韙哉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人誦之况為其州之士而羣居於此豈無聞其緒言而興起者誠能相與勉焉朝益暮習而無苟利乎為養之厚必有異乎今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為昔人之所謂賤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來者潛無庸以勤說為也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晦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

衍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湏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晦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它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求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子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于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以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
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
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
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
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
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
書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
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稍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
郎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
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

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
樂振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
其為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
任其出納月給入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
有子則倍之孑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
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匹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
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
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
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
時未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
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
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美田以為相賜

相卹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息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子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鄞縣義後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郵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湏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漕市易鹽筦之利有事于海者悉蒞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

者日削而弗繼吏鯁鯁焉惟期會之或後為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為丞也會國家申嚴後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為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賂物力之薄厚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曰諸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東因廷酌父老以為眾勸旁鄉比井爭慕為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茲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為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為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

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為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有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邵氏義塾記

華亭邵君天驥家于縣西南六十里自號翠巖處士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遇其鄉之人委曲纖悉一以惠利不自謂若是為已足又將使之脩其孝悌忠信而為士君子之歸患夫去庠序之遠而其子弟無所於學乃指私錢即所居之旁闢義塾贍以胥浦風涇仙山三鄉之田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主其席聚土中之俊秀而教育之二子彌遠彌堅咸克成其志而力相其

事處士君既以高壽終而彌堅亦卒彌遠老矣懼來者或隳其成則列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官示不敢有且求予記之傳曰家有塾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乃有塾以有道有德者為之師而閭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庠遂之有序蓋歲時屬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之所也為士者固不必常在其間而其為閭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缺學廢以漢唐之盛而郡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設置不常宋制惟藩鎮乃得立學其後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徧于郡縣我朝因之自京師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凡所以嘉惠而振飭之視昔有加可謂備矣然以郡守縣令為民師帥者恒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事其以禮屬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仲與月之旦望况夫里居之遠於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庠序而瞻其禮容聆其言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善士以義起禮采古人建塾之遺意以為私泮之地則秀民之能為士者果何賴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賴之以為士者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嗣人能延續之如君之存弦誦之聲又而愈振將見歲脩游息於斯者皆得以培其根而達其支成其材而就其實它日必有能以幼之所學為壯之所行而措諸事業者矣至是然後為學之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豈不偉哉義塾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謁記則至正二年之秋九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之望者

曰賜谷處士戴氏諱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石匠簡村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邃廡宵門下至庖湍庫庾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甍黝堊續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為菱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負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

主領教事俾來求予記之子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
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
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
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
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門側之兩堂為塾夫士老而不仕坐其間為左右
師合閭中之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
多為間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為貧至
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為
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
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畀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
而況今一畝為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

出於古之所無其為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
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
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
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
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為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
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
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
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
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
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為惠益豐為養益大戴氏父子
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
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

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為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也庸因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圖創義塾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安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村以

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求者弗克嗣其志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理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克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

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同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辯而為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勿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沈君名野先字進之今為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卅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

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為題名而虛其左以俟且屬潛記之潛惟

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

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

盛德也越於東南彌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偕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為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諸君子求無忤焉可也小子有造潛於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南山題名記

發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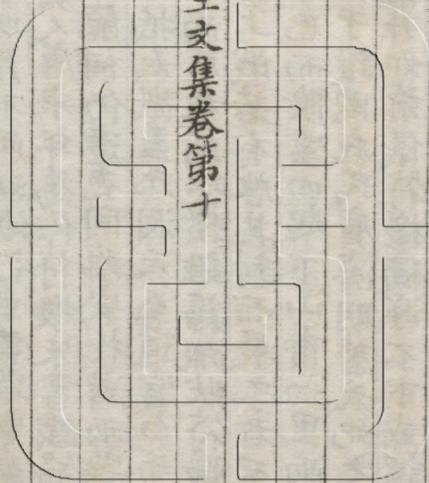
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屐之未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觀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為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天目山禱雨記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雨江浙行中書省宰執都司親禱于杭之宗陽宮俾真人唐永年為作符檄朱書鐵簡命道士持詣天目山祈靈於兩龍祠仍遣吏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十五日乙卯抵太微蓋元洞未至道宮白于靈濟顯澤昭德聖烈王十六日丙辰黎明以楮鏹藉疏狀符檄投諸龍池疏狀符檄皆逆流北上俄若有啓其封而展之者至洞口遂與所投鐵簡俱沉水中已而降雲四起下山甫一里雨隨至亭午抵玄雷山真慶觀白于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之神以楮鏹藉符檄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謂此天妃祠而緘題云玄雷龍王宜其弗納乃以意默謝封忽自啓而沉還至於潛縣解雷雨大作潤澤所被合境告足爰命儒學提舉黃潛直書

其事光揚神休二十日庚申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續葉八

記

淨居寺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黃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駑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巨二十里靡迤而不絕抵縣治廼已由山之趾緣脩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豺狸蛇虺以為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猥衆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宴坐磐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蔬磻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高其行為闢地治棟宇如它浮圖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未大比丘珏公以癡鈍嫡嗣

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兒時避
兵山旁民家屢性憇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黜昧父老指石羅漢
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廬
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舊藏
理宗所書荆叟兩大字荆叟珏公自號也後予游宦四方不能
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拱華棟晃耀林谷中嚴金相後列
玉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
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
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
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
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簿支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弗
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為

請嗟夫今之為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
為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廼能達理事之不二汲汲
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櫛
松楠竹箭之產茂莢而悅澤清泚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
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綢繆牖戶上人之功盍可
以弗嗣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槩於心而益致其力
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

滿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為寺據湖山最勝
慶南距縣廨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凡禴禘之事咸集焉
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
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辯慧無礙者俾舉揚乎師說以啓天

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雷穹座邃庭則說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刹比哉主是山者以申乙相授受至普澤師而仆者必興缺者必完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蘊謚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安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戊事夏某月訖功市材斲匠備總費錢若干緡出於師與謚者什九而惟祥智慧泊里中十數大家之為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竒釣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之謚亦能不為忝祭計惜竭已橐倡衆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甍翠桶隱顯於水

光山色煙雲晻靄間而莫知其為役之殷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即縣置綱州七年復廢州以為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彌宣化成通九年更號聖化宗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綱名其山者巖州之舊也潛既為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潛它日歸休故廬望鷓鷯行邈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升斯堂庶幾覩優曇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錄作記勒記而僂言之也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皆在

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荆揚益三州之

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
 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
 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
 國寺乘法力以暢皇威宣天休以隆國勢也比丘妙齊承
 詔開山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稅賦齊復置宜興莊
 田若干畝而贖用日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架漏歷歲滋久
 寢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于火而寺盡廢側金所布鞠為
 荆榛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答剌罕領行宣政院
 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訢以為佳持訢既治法席則告于
 衆曰

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鎮南服非它刹比宏模偉曷當垂之
 億萬斯年有墜必舉吾屬之責敢憚其勞勩乎於是耆舊僧

編竭智殫慮以贊其經畫聚貨食召匠傭斤基址闡材甃將設
 日以庀事首令善於宮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
 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而庫藏因倉庖福以
 次就緒後負立壁前瞰奔濤茂松莖竹蔽駟左右位置適宜而
 山川為之改觀飛翠濕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刻
 雕藻繪像設有嚴華旛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
 有司而侵疆畢歸泰定二年訢遷中天竺而法明來補其處明
 宗門宿衲本土之事悉讓於編繼主是山者皆不久或委順而
 終或高蹈而去程替勸相編獨以身親之雲堂蒙堂眾寮兩廡
 既成而財策則具并優春磴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
 正達寔來其明年造鐘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役至
 訢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美財而合眾緣以

相其力之所不給訢被遇

文宗皇帝命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界三品文階以冠師號
今上皇帝加授釋教宗室兼領五山便蕃寵錫中使狎至訢亦
欲彰君之賜間以所得金幣來致助焉鐘樓則徧鑿其已索
以為之也達以狀來諭于潛曰寺之廢而復興非一日之積達
忝備洒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昭薦國釐而答揚
帝力固無敢弗愛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為經久之計者不可
無述予嘗有職業于太史氏其言倘可傳信幸為文以記之潛
竊觀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
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囑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
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寇恩藏澤周浹乎
黎庶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泳游於覺海之中而安

養休息於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建百靈受職時康物阜枹鼓
不驚遐陬裔壤鑿飲耕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蓋

聖神在御泰用真乘密禪至化之明效大驗二帝三王有所弗
及也煌煌寶構奠茲奧區法筵重啓龍象咸萃王臣外護稽首
順風尚有以扶植教基俾與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潛下凡愚
陋管窺蠡測罔既名言叙次本末第以謹其歲月云爾狀稱始
創寺時斷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
以院為行宮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
杭之州治其徙安國羅漢之額於相國西井在建行宮後五十
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

潛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翊結菴茲山有瑞光發于前礎就視得竒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勲自洛陽持佛舍利來納真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即瑞元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號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云

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江南列剎之首仍紀至元之三年春三月寺毀于雷惟聖像歸然獨存珍異服器亦無損豪末人以為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也何而主僧仲頤告寐集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泚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揭虔安靈老僧之意適同各探已囊出錢有差知事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楸六十有三尋收亡僧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者四

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木之宜以庀其材斂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始建以其年冬有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准其舊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為脩半其脩而去尋有二尺以為廣功未竟者主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圖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自下天竺山陞補其處命節縮浮費併裒眾施之羨餘完以朽墁墍茨蓋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髹服布以文甓而前堂後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觀其帳座故敝界子思錢五千緡使改為之鸞翔鳳翥金碧焜煌詎辰協吉安奉如式逮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織悉畢備緡白

之侶有所瞻依薦紳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羣山之奧乳
竇峰峙其前白雲獅子雙搶諸峯拱揖其左右其外則襟江而
帶湖風氣之會清淑所鍾神棲聖止光靈彰灼有大庇乎斯
人而杭在異時為行都旄頭屬車之幸臨宸章奎畫之宸飾寶
冠龍符玉缶觚彝之賜予燁其餘輝下賁林壑矧今昭代
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燼中使狎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
好事之家稽首慕趨恒恐弗及冝不難於以壞為成然猶六更
歲籥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潛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尚
鑒於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
士以巍巍之力饒益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贊
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於舍衛國談般若波羅密大弟子集以為經祇陀給孤
獨非當機同聞衆而其名號首見于序豈不以別而為六則始
於檀那終於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密歟教外之傳初至中土
斥造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蓋以其執着於有為計
所施而求獲後貪起妄滋長無明故用是導之出於迷途云爾
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忽哉苟能信則施法施非有差別於
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
提佛果是則名為事究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
嚴奚止局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
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天竺寺唐末盜
起寺焚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為造五百羅漢院宋初更號靈
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真國王文穆公臨鎮是

州為奏復天竺齋額而發帑藏以構大殿兵部侍郎胡公繼典
州事為輟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後如樹
之出於祗陀園之出於孤獨故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它輸
財薦貨以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紀也寺燬於重紀至元之
三年惟普賢殿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
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亟謀興作願未知費所出上海蔡君思
恭以儉嗇致裕夙慕宗乘所以為嚴奉之具傾其貲無少靳僧
德春其里人也君間語之曰向聞天竺齋變吾有志為創大殿
今主法席者為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致其來尚肯耶否耶春
為言日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白于日公日公欣然
歎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為賓主之禮遂畀以錢十五
萬緡具舟衛送其回日公即命徵工僦傭大治土木而躬蒞視

焉始役於其年冬十有二月事未半而蔡君以三年夏四月屬
疾不起君妻李氏卒緒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
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為觀音大
士湧現雲海間依正俱圓主伴聚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
咸以為三百年来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能繼昔之王
公大臣獨任其役者日公既祠君于殿之西偏尋升居上天竺
嗣住是山者安公恐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上人慧炬求予
記之予竊惟蔡君之為力固不易抑亦日公之行願默有所感
召也財法二者交相為施檀那般若皆波羅蜜世俗文筆曷能
頌美其萬一乎姑叙次梗槩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滅後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

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文字學者幾於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世尊從始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攝凡其所教所傳有以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苑水南湘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從事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摹全經至順元年冬構廣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村徵良匠建大寶輪一柱八面寶經其中其止山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帝龍君涌現圍繞如佛所住前呵後負可怖可愕琢雕藻績殆無遺功金碧髹彤絢爛溢目觀者為之嘆仰而不已會予謁補怛洛迦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震旦朔河之東於雙林則為傅大士於岳林則為布袋和尚其應迹尤暴著大士以創物之智聲制經藏撮十方於一塵卷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子大士里人藏成而子適來宜為之記予既觀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為禪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辯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刻石堂上茲不著

崇壽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杭之北山盡處是為寶石山清泚之氣畢萃焉標以佛塔而環以僧坊號崇壽院飛擡涌簷縹緲烟際岌若中天化人之居西湖之曲第一勝境也宋元祐間性法師來自會稽始建殿於塔之後而臻西方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蹈

法師因為修念佛三昧之所而闡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
滿人尊之而不取名指其族姓號喻彌陀緣託境而成境資人
而重緇白四衆靡不有所瞻依矧今昌辰興隆像教崇飾嚴護
罔或弗虔而成住壞空事至叵測延祐三年冬十月癸未塔毀
于災殿堂像設莫能獨完土人慧焯得度於茲院而所從請業
之師曰真如觀主正壽間嘗過其遺墟周視太息謂吾徒生於
像法未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苟欲得大堅固
久住而不壞曷若範鎔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然負
荷其事願力有不給遂做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
八令一人復化四十有八人如是展轉乃至百千萬人約以日
稱佛名一千而持一錢為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
四百八十萬為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家輸財萬計

助庀工接踵而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間曠之地於葛嶺
以台爐鞴越明年夏五月丙辰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遵教典
也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於至正二年冬十二月乙卯三年春
三月戊寅迎致有儀妥安有式益募施者大市村甍構殿以覆
焉時逾兩紀舊觀乃還若正若依如佛所化尋又造尺有六寸
之像四十有八軀俾有緣念佛者探而得之用表分身之化往
上人既以佛之弘誓自製發願文納寘腹相之中且屬予推述
其緊刻諸貞石以告來者原夫婆娑化主稱讚樂邦務引衆生
出離五濁教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由旬之法身
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窺見妙也繼之以一丈
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麗妙異想悉由性而起脩
小大殊形成自本而垂迹能觀之性初無差別所觀之本寧可

度量是故圓頓之談一音普被開示其次第而非漸隨順其根器而非偏並啓觀門全彰實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念廢興之無常而以有為之力圖其永久廣為未來作大饒益此不思議事也觀相生善者誠能因似以證真即劣以顯勝悟惟心之所造非昔毀而今成同壽暈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本願可酬功不唐捐矣上人會稽王氏子蚤服勤於衡台之學雖莫知其何修何證而一時豪家貴族下逮閭巷小子識與不識皆呼之曰炬菩薩若將以配嚮之喻彌陀者其人固不待讚也茲予得以略焉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恩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為大叢林大中祥符巳酉乃易今號頤其規制未備有講舍而無觀室定慧尊者

然公始闢其隙地翔彌陀戲院危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巳卯忠肅陳公記焉建炎庚戌金人擄大兵至城下城陷寺焚而院屋歸然烈燄中金人異之因挾然公以比嘉定庚辰寺以畱毀院竟莫能獨存寶慶丁亥乃復于舊址教事者古雲粹公實主其役入國朝以來荐厄於至元巳丑重構於元貞乙未而守者不戒于火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廢為瓦礫之區乙丑春二月石泉洽公嗣領教事令僧慶壽合緇素之士分募氏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月今住持我菴無公實來郡人鄒某首捐松橐俾僧普光出其意匠築土鑲金肖三聖睟容于殿上普光亦悉巳力倡衆功即殿後作海水巖壁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龍鬼湧現其間無公尋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

祠以次落成其徒伐石請為之記以示永久無公以為定慧之弘願忠肅之微言不可使沒而弗傳命重勒舊記且屬潛書其廢興之歲月于下方他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北禪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北禪寺為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治來者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澤公以為失今弗圖恐隳先業而墜教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傾植仆且將議興作願力有弗給郡人陸君雅造浮圖法普未得度時嘗父事之亟以為言陸君夫婦欣然為捐錢若干緡葺其宋楠之蠹敝者繕其甃甃之摧圯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黝昧者華香物器列置如式延淨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立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一人為之領袖仍贍以田若干畝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

司其出納於是昔所有者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石以示方來俄遽乖杭之下凡竺父乃復歸住是山求予追書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晉戴顓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慈元祐間法智三葉孫大比丘梵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於虛空中授戒錫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雪散華天神按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迹尤眾郡守推為管內法主緇素之士莫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其座下宣和末始即寺西偏別為禪觀之所曰無量壽院從解起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於兵大弟子深公嗣為法主首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祕殿脩廡密室規制視昔有加而糜粥鹽醯蔬茹湯茗之須猶有資於施者恒患其絕而弗續未暇日尋土木之事也垂二百年始得陸君夫婦而營締日侈儲蓄日豐其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

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
 夷而無撓乎意慮乃能致夫靜且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
 人趨極樂正路脩證之要為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觀
 前方便莫先於具五緣故此道場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為建立
 於其前又有善知識隨順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力固不容
 擬議也有能於檀波羅密而生淨信者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
 見乎陸君名應祥兼通道家者流虛無之說嗣天師嘗畀以高
 士號其婦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逝于德原女慧真悉能繼其志
 為山門外護云

松山普明寺記

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磬折北出二十里所水踰堰而入復
 支為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按郡志是曰松

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衆峯離立水外東西拱揖其勢
 如相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炬為予言山之未有寺
 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為僧而以家為寺者是為文通法師
 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逮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
 以甲乙次相授黃牒故在可考歲寢遠而繕治弗繼華棟文甍
 或委為土梗吾徒懼焉相與殫晝夜之勤日綴而月緝迄今餘
 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燔鼓
 鍾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為三門而斷石為楹以棲扁榜於其
 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為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
 為輪藏寶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
 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地燈炷閱幾成壞而不
 與劫俱化蓋吾祖之蒙被其胄胤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

經佛史一無所登載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焉獨近代夢菴華禪師為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卒隱不耀願有述俾後之人知吾徒所憑藉為久遠者皆前人之遺休而吾祖尚託以弗泯也頃予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木寒甕楹戶牖隱顯煙際意以為此仙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寓跡其間而炬言如此飛鴻印雪爪趾宛然固無俟予擬諸形容也姑叙興復之槩使刻焉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滄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為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水深峯巒峭拔巖壑鬱紆最為勝處又敵翳於荒榛灌莽間未有居焉者宋紹興五年閩僧觀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為宴坐經行之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

出迓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憇古松下延之入坐甫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熟視師而莫敢言師叩其氏名其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兆以葬其父秀安僖王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撤其牆屋以地畀之寺之右安傳園廟其故址也師尋改卜而築菴於今所買民山若干晦置長興秀德洋田八百晦以贍其徒淳熙五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為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弟子禮親為文以祭之歿因葬于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為法門兄弟既以次補其處益買山拓地建殿堂門廡增置山旁下吳垵之田六百晦松江田二百晦儲蓄愈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淨照禪師仍書了菴二大字俾為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為栢庭果續置長興

秀福莊田五百畝由栢庭五傳為斷江義首被我

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故為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

公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實憲靖

四世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友雲龍為住持龍退席玉林妙瓊以了菴四世嫡

孫嗣至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二年也於是寺之凋弊已以

莊田多以質錢於富人棟樑傾仄塔序圯佛僧之奉缺如也

玉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已橐復所質

田視歲豐凶量入為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修佛殿法

堂建丈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範銅為鐘其外則繕

以穹垣一萬餘尺陰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焉

既又指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美材以造佛閣殫慮畢力十有

七年于茲以寺之沿革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

嗟夫憲靖覲得地而觀公一無所靳院之有額卒賴其力文敏

慮甲乙之傳得人為難而以廢為興願有待於了菴四世之嫡

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竊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

斯道自任而於事為之未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園悟粹

禪師之嫡嗣玉林則園悟勤禪師之七葉孫其躬躬盡瘁示現

有為成始成終為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及

此乎是用為之備託其顛末願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

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業有可稱道而不係於寺之廢興者皆

不書

普明寺藏殿記

玉林妙瓊師既屬予記其所住青山普明禪寺復以書來曰瓊

俗負茲山所以興壞起廢者固不敢不力然多因其舊而作新之惟藏殿故所無有瓊竭其衣盃之資創為之者也幸詳記之而別刻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闡入車菴于此菴既有額為院師欲備列刹之制乃還閩中造藏經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報緣既謝乘化而逝繼之者了菴審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興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熏燻湯茗之須後以田歸於了菴塔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逮玉林自南屏歸正法席院已改稱為寺既繕治使一新謂舊規之久廢者不可不復乃建藏殿于寺之西廡此有殿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訖二年前春三月為左以日計者二千用錢以緡計者二萬而殿以成列楹五十崇高脩廣率與之稱中奉佛菩薩護法天神之像而左右設四大厨代轉輪樓匝函度置經卷以便於開闔仍買寺

西雞籠塢之山五百晦以昇之百須之費咸取材而給焉以田不可必其常稔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為費皆玉林獨任之皆達摩指楞伽可以印心六祖聽談金剛般若而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不以摩訶迦葉之所傳與阿難陀之所結集同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章肇見於漢六百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百有八卷猶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專精妙悟存乎冥契特患夫利鈍殊器勝劣異機愚者不及而憚其大繁賢者過之而視為可略不然則外緣弗具或撓之也今之高人士俱會一處幸無過不及之失名師宿德為之負荷又有以資之使息諸緣務而游心聖教必有發信生解渙然水釋於一句一偈之間者矣觀公審公及今玉林俱以不立文字為學而汲汲焉致力於經藏

之事如此予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來者詎可忽諸它見於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彌廣濟以處佛氏之為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晦為祀天圓丘而寓齋宮於其室久之僧相率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即其西南改築而居焉宋氏失國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

朝願斥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國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庠益狹而或者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為已任旬積月密閱十寒暑而寺以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庖庖福總為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

於經用之美財與其私橐豪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定四年某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用業興教律師道明以書來曰淨明廢興之顛末粗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為文以記之夫談觀遊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僧化佛之所依止金鈴寶樹震耀崖谷丑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目寓而心趨焉唯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濬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其處大江橫陳潮生汐落高桅勁艣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旁睨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闕廓可喜之觀治兩山間所無有然以其去人遠莫適以為意蓋自像教布傳中土未有盛於今帝力所被侵者歸仆者立而淨明當此時衰削毀敗久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勤為志也專以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筇舄亭而所謂梅巖易安齋

者又為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滅度後像教東傳至我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致其力靈宮祕宇巍煌中天宏耀崇嚴昔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緇錫所聚往往蒙其餘休仆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礫充滿其中敗屋數楹僅庇風雨香地燈炷不絕如綫莫有能振之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號隆興宋真宗時例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評年九十有三捨所居宅為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石銘刻墜軼而鄭公守龜山事載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建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

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摧慕者又五十年於此矣秦定乙丑義山遠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為已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蓋瓦級甃而鬆形藻績之造佛菩薩執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初東西廡畫善財所泰五十三善知識兩壁間寶塔珍臺煥焉畢新室堂庖更繕治以泚為巨鐘範銅至若千斤以七載之勤成就若是而不敢遽以為足謀所以崇後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幸謂人與時會以濟登茲當有紀述用昭帝力之所被永永無極任來屬潘書之蓋依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弊有待以極其弊者恒患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毗盧樓閣非成非壞與此道土非同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無作無能壞者是而壞相非目所觀曷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叙之如此是役也

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陳某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贍其衆云

達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谿上獨蒼山之陽有佛廬曰達觀院其僧之上首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唯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緇白共推服之大德庚子用甲乙之傳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裒衣孟之羨以皇慶壬子和西方殿程庫庾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磐斷丹黝弗侈弗陋華屋寶函嚴奉以式益買田二百畝而施以田一百畝山五百畝青山時涖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畝贍其衆者既日充裕人咸樂於勸功方謀磬已橐斥大其三門而報緣已謝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者東山軍僅獲眠兩

廡之成俄又告窳今主僧唯能寶古山之弟子與其徒心鏡正傳師授等夙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貨壹不敢有悉用市木石以泰定丙寅撤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門崇高脩廣無少愆于疇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山雖沒不亡矣青山之徒師瑞以予與山門辱有事契狀其顛末俾記焉按圖志院始造於梁之大同一剎那須已八百年陵遷谷變而茲幻境獨不隨劫增減逮今盛時弗替愈隆是固非有顯官豪民為之外護如它名山比保守於既盈振飭於未墜宜代不乏人而舊記所叙斷自宋新公而下五季之上皆無所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予觀古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豈直如向之所云而已哉予姑因其迹

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岩徑峭絕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觀其山勢斗拔與夫罔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鈐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安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

山大訢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願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訢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于

上得召見有旨令輝撰次舊聞以授訢使擇習於師說者共考之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輝奉 聖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諭于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逸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為顯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示心原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

俗末誕賤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敷執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倫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派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它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遭值 聖時蒙被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為悠久永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為其廣以至順二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蔣山寶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寶公感緣應迹肇見於宋齊之際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嚮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嘗指蔣山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陰宅後當永久帝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寂于興皇寺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窆焉皇女永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寶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昇今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避其諱祇稱寶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如大師彌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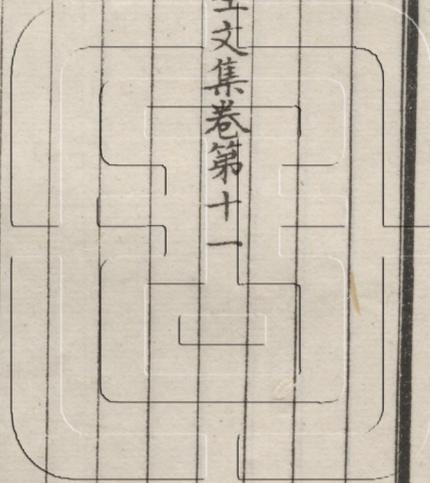
去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昉於何時逮入國朝廢而復興已六十年矣恭定二年寺厄于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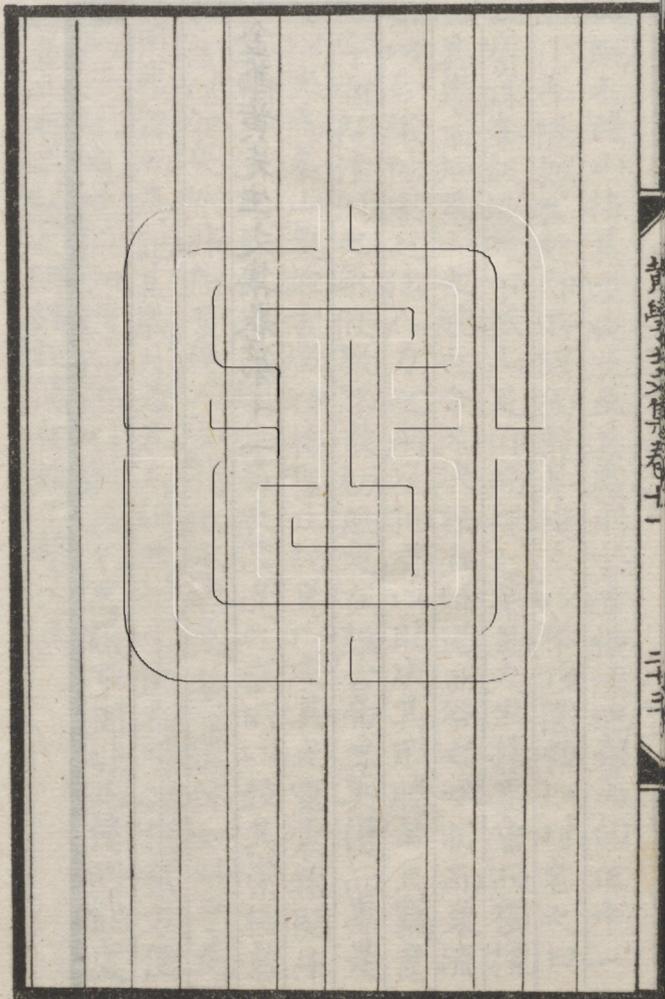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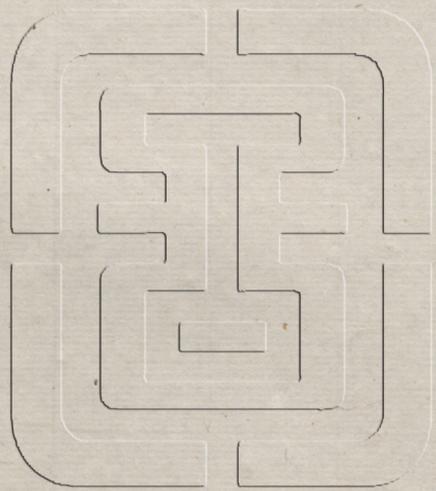
文宗居潛邸數臨幸而有禱於大師禎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緡錢圖起其廢暨歸御宸極內出金幣雲委山積飭工庀材窮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品文階以冠師號增創新寺賜額崇禧惟塔院尚存其舊規制庫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匠來補其處節縮浮蠹庫度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趾徑六筵以漸而銳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簷最下一級飛椽外出至二十有二尺當其前為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脩如其高而益尋有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獻殿并亭後為觀音殿以間計者五而其崇減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闢

兩扉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水末右曰真樂環其外為僧廬庖福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傾地則帖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甕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術故多怪松久而摧缺益植釋松以萬數凡木石瓦甃匠傭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為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始於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華鏗輝映金鐸鏘鳴曲檻方櫺下臨無地著蔭僧奇偉等謂此殊勝昔所未覩宜有登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謁辭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今為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叙詳焉考其地脈則由東南沂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行郡治在焉西為覆舟鷄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茲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而

睨之茲山持其左腋及至其處則皆嶂橫陳迴鑿內向正中一小峯隆然孤起即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峯頂圓粹如珠名之曰寶珠峯級坡陀下抵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為山之腋也今又決渠立埗遏西谷之水折而東流以合陰陽家之法入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宇宙間清淋之氣倏聚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以支為名山莫茲吉壤神棲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閱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茂以加矣然非荷負得人安能祇承德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用弗辭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群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音學正字卷十一

二十三

